

《读书》的“短长书”真是个好栏目,所发文章短意长、见人见性,毫无头巾气。

去年第七期发钱理群先生一小文《想起朱光潜先生》,读后心情大快。

文章以读张曼菱的《北大回忆》为缘起,转述张曼菱与朱光潜的一个奇遇场面: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,张曼菱正在未名湖畔如饥似渴地读朱光潜的著作,“晨光中过来”一位老者,见状,“不以为然地”摇头说:“这本书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,你最好看英文原本。”当得知这就是朱光潜本人时,张曼菱不禁大叫:“为我北大朱先生也!”

由此钱理群大发感慨,认为——

其一,朱先生不仅说了老实话,而且也道出了那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。那一代人以“原创性”为最基本、最重要的学术前提,却没有最终把自己成就为大师,是因为他们生不逢时—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小试锋芒之后,就遇到了战乱,接着

近年,我们曾经为一些发达国家癌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下降而高兴,当然也盼望着我国自己的病情好转。

上海如今每年新发癌症 5.9 万例,相当于每年每 1000 个上海人中就有 4 个人新发生癌症,每年有 3.6 万人因癌症死亡,占了各种死因的 32%,实在令人唏嘘不已。

上海各种新发癌症之中以肺癌最多,占了 17%,肠癌其次为 13%。这肺癌不仅发病率高居榜首,死亡率亦占癌症死亡之首位。

有些癌症与人体本身的变化有关,如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等与性激素的失衡有关,因此预防也就更困难些。但肺癌、肠癌之增加明显,则提示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不良的生活行为与癌症关系的问题。因为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发病因素,高脂肪饮食与肠癌有关,皆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今年二月,“世界癌症日”前后,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信息说:随着人口的结构的老龄化,癌症的发病率也因此而增加,而老年人的免疫力差,重要器官的功能减退,也是癌症治疗疗效差、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也就是说,因为老年人多了,所以癌症发病率高了、死亡率也高了。

不过,该中心根据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,剔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、死亡率的影响,计算了上海市癌症的“标化”(即

中国画,意在笔墨传情。山水当如此,花鸟也不逊。

画由心生。中国画家的写意大多积聚在由感官认知到内心抒怀的表达上。书画家施作雄潜心耕耘,乐此不疲。

施作雄,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,上海文荟书画院院长,上海书画院画师。习画传承吴昌硕画派风格,花鸟写意采用折枝图式。有时,也不乏全景式的大自然花鸟运用。观其作品,大气、安逸、平静、抒怀。对于他的作品,先生曹用平喻之“江南学子,吴派新秀”,表达首肯。

施作雄温文尔雅,平和低调。你很难想象他挥毫泼墨时的那一股执着和奔放。安静背后的创作激情,在他创作的节点上,会施展得淋漓尽致。他师从上海著名画家曹用平先生,潜心研习吴昌硕书法篆刻艺术,并得到艺术大师王个簃先生的指导,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他擅长花鸟、山水,兼具人物和书法,笔墨浑厚华滋,设色大胆但不失古雅庄重。他的《空山新雨》《荷塘双鹭》《一品花红篱菊黄》等作品,在构图、笔墨、设色等方面,既有吴派的画风,又有潘天寿绘画的风骨和气质。他深谙色彩是“视觉的语言”,有情感有灵魂的道理。他博采各家之长为己所用,尽情挥洒,落墨收笔处,常有惊喜平添。观其近期创作的一组荷花系列作品,更是体现了他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着色技巧,具有浓郁的时代审美情趣。

古人云:“作画固贵古质,尤贵新颖。”我们有理由相信,施作雄的中国画创作天地将越走越宽。

又是连续三十年的“思想改造”,到八十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,但岁月不饶人,且元气大伤,已无力构建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了,堪称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。

其二,那代人无论如何,还保持着清醒,而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,朱光潜先生的自省让人感慨之处,不仅在于其自知之明,更表明他心中自有一个“学术高峰”的标准。但今天,再也没有、也不会出现“朱光潜”了,因为今天的学界到处充斥的是一些自我感觉始终良好、极力地吹嘘自己,却不知学术为何物的“学者”,都是一些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;或者说都是一些“没有文化的学者,没有情趣的文人”,也可谓是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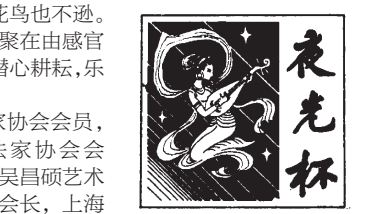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都是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,所不同的是,那一代学人是毁于时势,这一代文人失败于自我的沦落。前者可悲可敬,后者可卑可鄙。以至现在,终无大师也!

钱先生的感慨如醍醐灌顶,足可以让我等反思警醒。

与一个设定的、不变的标准人口构成相比的)发病率与死亡率,却表明上海癌症的发病率近 10 年来只上升了 6.7%,而死亡率下降了 12.3%。可以说上海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趋缓,而死亡率下降明显。该中心还统计出上海癌症病人的五年生存率(即诊断、首次治疗后 5 年存活率的概率)达 54.3%,比 10 年前增加了 25.8 个百分点。如今上海全市有将近 30 万“曾经的癌症病人”生存着,而且这个群体还在逐步扩大。在我国一片肃杀的病情中,这个报告露出了一线春光,是很值得人们欣慰的。

上海癌情的这一变化,说明肿瘤防治的前景光明。但是也必须看到上海癌症的发病率还只是“上升趋缓”,而且上升明显的癌症是与人们生活行为密切相关的肺癌、肠癌,上海的民众怎能不在建立健康的生活行为上多下功夫?上海癌症的总体死亡率下降、生存率的提高,还应该考虑到医学诊断技术的进步,使一些进展较慢、疗效相对较好的如乳腺癌、甲状腺癌、前列腺癌等获得早期诊断,而取得较好的疗效有关。我国癌症的总体 5 年生存率 30% 左右,上海能达 54.3%,自与上海的科技发展、医师的尽力有关。但这 54.3% 还差美国 11 个百分点,上海的医疗科技界同仁怎能不继续努力?

不管怎么说,今年“世界癌症日”从上海传出的关于癌症的信息是令人鼓舞的,也是催人奋进的。



说起周一,有很多可能。或是因为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而略感压抑,或是留恋着过去周末的美好,或是开始紧绷神经……于我而言,从两年多前的一个周一开始,就多了份期待,周一晚上,有我们的读书会活动。

为什么是每周,源于一本书《相约星期二》,也源于有些事儿需要形成规律性的客观特点;为什么是周一,说不上理由,算是发起人拍脑袋定的,当然背景信息是在查询了豆瓣之类的同城活动平台之后发现:周一晚上几乎没活动。更具体的理由则是在之后的实践中发现:周一晚上的场地比较容易搞定。这是第一年的实际遭遇,最初也就几个人,到近十人、十多人……一开始找家星巴克拼个桌子就能举办的活动变得难了起来。接下来,找



我家有扇大大的西窗,每年春天到来,西窗上便有了太阳。长长黄昏,阳光长驱直入。

它与早上的阳光不一样,带着一些不可思议的明亮与安宁。它一进来,房间里就有许多小物件闪闪发光起来,镜框,椅子的扶手,还有擦洗干净地板。此后一直要等到深秋,阳光才不来西窗,它渐渐会变得又短又白。

每年阳光来到西窗,都让我想到那些逝去再也不会回来的人与事。西窗的阳光每年总是固定会来的,而世事如逝水。我在一扇窗上学到了一点点生活的哲学。

路边卖蓝莓的摊主今天告诉我,下个周末蓝莓的季节就结束了。我以为回北京两个月,就耽误了吃鲜蓝莓,回温哥华蓝莓园就空了呢。不过临近结束时的蓝莓真是个头儿小啊。花了二十加元买了十磅。以我的馋度,还不得三天自个儿就吃完了。

我是几年前到温哥华才嚼上这种水果的。据说吃它好处极多。我开始只因为它好吃,皮儿薄果汁多。

跟大城市的郊区一样,熟的时候可以到园子里采摘。跟北京不同,没听过这儿的园主说采摘时可以边摘边吃,可我们中国采摘者不认生,忍不住就是先吃。吃得舌头都蓝了。万一出来时园主让我们吐舌头看看,给看还是不给看呢?边摘边吃就是痛快,谁也停不下来。蓝莓树跟普通成人的身高差不多,有一次到了果实累累的园子时,我兴致一来,改变了吃法,看准了挂在枝头的蓝莓,直接伸脖子张口咬进嘴里。吃了好一会,手是干净的,手里的盆是空空的,既过瘾,又省力。温哥华的空气干净,无需担心挂枝蓝莓的清洁度。

采摘的新鲜劲儿过去以后,我就懒得走进蓝莓园了,都是开车七八分钟到园子边上的摊点去买,回到家里冲一下,一把一把地吃。

喜欢上恩雅是从听她的专辑《冬季降临》开始的。当非常熟悉的《平安夜》响起来时,我有点惊喜的,以前总在想,如此亲切、优美的歌究竟是谁写的呢?于是,回忆起那个一个个彩灯闪烁的冬夜,平安夜的祝福给多少孤单茫然的灵魂送去了温暖的抚慰啊!可是,我的心还是蒙上了一层忧郁。曾经似一颗流星在夜空里落寞着的,某一个冬季里的伤感被触动了。恩雅的歌里有时也会飘散出一缕缕的伤感。温暖和忧郁的交织,最容易拨动心弦。喜欢住住就是从感动,从心的相怜开始的。《冬季降临》是友人送给我的,她说你会喜欢的。是的,果然我就喜欢上了。从此,我就特意去找恩雅更多的歌来听。

这位爱尔兰的女才女写下了这么多好听的歌!她唱得也好,安静、温暖、自然、朴实是我喜欢她的理由。平素不喜欢太吵太闹和矫揉造作的歌。听恩雅的歌,就像是在清晨看到

场地成了问题、也成了如何提升活动类型也多了问题。犹记得 2013 年,那是颠沛流离的一年,每周都不确定下周的活动会在哪儿,也不确定会来多少人,场地也说不清情况,几乎完全的失控状态。只是那时候的口号用到了现在,便是:你来或不来,我们都在。是的,春节、休假、大风大雨,只要周一就没中断过。

到了 2014 年,总算不再操心场地,那么就该抓下内容了。一开始活动就是以围绕书籍观点的交流和切磋为主,其实是想弱化书、弱化名人名家乃至真理,强化的是读书人的想法和表达,是读者之见和读者之声。这容易狭隘,也让一些热衷社交和表现

自己的朋友不爽,但没关系,因为是为每周一都有的活动,不断迭代优化,找到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不就行了。于是模式渐渐稳定,无论互动还是问答,都围绕看书,围绕着阅读和倾听,围绕着思维的碰撞,引发些升华的力量就好。读书不是目的地,能从书籍获取思考和启发才有意义——那是对人的成长和成就而言。而要启发,就得切磋,因为阅读不是一件个人的事,一个人自顾自的读书反而容易变得狭隘刚愎。那么,多些欣赏和倾听,就需要一种交流的氛围,让书籍的内容变成另一种媒介。

到如今,我们的读书会已经走过两年多,有一百多个周一,有太

从小喜欢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让写一部最有影响的儿时读物,毫不犹豫会填上这个。我小时候很讨人嫌,经常追着人问十万个为什么,为什么这样那样。大人不是百科全书,也不是百度,怎么可能明白那么多为什么,不好意思对孩子说不知道,心里先烦了,就转移话题,让你该上哪玩上哪玩去。

又到阳春三月,不免想到了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想到古人也喜欢抬杠,康熙年间的毛希龄就批评说:“春江水暖,定该鸭知,鹅不知耶?”当然恩雅忘不了后面两句,尤其杀尾的“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。苏东坡喜欢吃河豚,为这玩意,他的原话是“直那一死”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在江阴第一次吃,外婆买了一小碗别人烧好的河豚,加上半锅青菜,名义上吃了,究竟什么滋味,基本上没感觉。因此关于河豚的童年记忆,无非会不会做,敢不敢吃,舍得不舍得买。河豚产地的老百姓,主要是后面两个选择,敢吃和舍得买,当时一块钱一碗,大家都穷,一块钱已经很贵。

河豚是长江下游的美食,到日子,就有人拼死吃一回。当然那是并不遥远的过去,现在野生河豚基本绝迹,想拼死赌命也不行。能吹牛的人只剩下如何吃,去哪吃,何处河豚最好吃。事实上说起这个,最得意的就是扬中人,有种当仁不让的自豪。别处也有河豚,酒肉穿肠过,吃了也就吃了,偏偏扬中人认真,把吃河豚当回事,不仅单纯地吃,还能吃出一个文化,年年都要正经八百地过河豚节。

声势浩大的河豚节期间,每天吃掉七八千条河豚。扬中人相信,他们的烹饪技艺天下第一。于是忍不住要问十万个为什么,行家为了解释,理由非常简单,河豚进入长江产子,溯流而上,终点就是扬中,优胜劣汰,体力不好游不到这,因此你品尝的,都是河豚中的奥运选手。

这解释无论怎么专业,也是故事。长江早就没什么野生河豚,奥运会已取消,哪里还有奥运选手,就算有,也扛不住每天七八千条。现如今都是人工饲养,同样人工饲养河豚,为什么非要赶到这来大快朵颐?一到日子人为患,能吃的馆子,能住的酒店,都满了。

说扬中经济发达,完全因为吃河豚肯定不对,起码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我还是没搞明白,扬中是江苏最小的一个县级市,人口排在倒数,为什么居民存款,银行里统计出来的人民币,在富庶的江苏却排名第一。为什么呢,不知道。反正有钱永远是硬道理,有了钱,才能玩吃河豚,吃了河豚,又变得更有钱了。

晶莹的露水从叶片上跌落,是一幅清新而轻盈的情景,非常迷人。恩雅的歌并不宏大的,像是小溪细细涓流,静静的,不事张扬,但她蜿蜒多姿,是极其自然优美的显示;更让人感到快慰的是,宁静的小溪并不总

诗一般的清澈圣洁,她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爱情、歌颂爱情,我觉得她特别在意爱情里亲情的温馨和与天地同存的坚固和永恒。

听恩雅唱歌,你会是最轻松的会心一笑,她就像是一个知心朋友,在叙说着你跟她共有的所喜所好;听恩雅唱歌,尤其是她采用赞美诗式的吟咏唱法时,会让你对生命产生无限的感怀;听恩雅唱歌,你的心会温暖起来,直到人生所有有过的快乐或幸福的体验将你浸透,于是你对她充满感激。

恩雅从小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,她的音乐的旋律与和声配器都如此地讲求优美、规正、和谐,让人想到之中古典音乐的渊源。不过,依我看,恩雅的歌更轻松流畅,更可亲近近,更雅俗共赏——这也许是恩雅能名扬四海,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根本原因吧!

多精彩故事值得玩味。回想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要加入,成为主要的组织者,只是源自自己的书生意气,一种感觉。大概爱阅读的人,彼此都会有一种吸引力吧!如果聚合起来会引发些什么呢?重新定义阅读,这是个有点夸张却值得实践的梦想,因为有很多爱阅读的伙伴,一切都在不断前进着。具体到影响市民每周周一书的阅读习惯、周全到说、读、写、画多小组参与互动,无不是冲着那个梦想的方向……

这就是一个从周一晚上开始的故事,在我们看来,才刚刚开了个头,好戏还在后头,你来或不来,我们都在。

同样的人和书,只因场地差异,印象会不同,读书会里有故事,敬请看本栏。

又是河豚欲上时 叶兆言

现实生活



温暖 and 忧郁 胡敏



相约星期一 奇妙

